

跟着光

“打渔”唱戏 渡往彼岸



刘婷婷

我原只想教书育人，但命运让我偶遇戏剧。从“阿西”剧场到爱丁堡，再到回国成立“打渔”剧场，台前幕后，我始终留有对剧场的向往和坚定。纵使偶有风浪，我的“渔船”也从未靠岸，并要扬帆前行。



在英国，《犀牛的复仇》剧照。

A

愚人节没有玩笑

2017年的愚人节，没有玩笑，只有一场毅然告别。提交辞呈，办妥放弃编制手续，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，奔赴浦东，飞往英国希思罗机场。短短一天半，我就告别了从小学二年级就立下的人生目标——成为一名教师。

我一直过着一种“打卡般的人生”：从小立志当老师，高中锁定心仪大学，顺利考上理想院校，修完音乐表演、汉语言文学双专业，大四毕业前顺利考上编制，成为音乐教师。舞蹈、歌唱、戏剧、文学……我在人生的计划清单上打上一个又一个勾，活成了自己设计的模样。

入职后，日子安稳，工作表现优异，可不到一年，我便以“归零”的勇气远赴英国读研，追寻系统学习戏剧艺术梦想。



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生毕业。

B

偶然入戏，光晕闪耀

戏剧的种子，其实早在高二就已悄然埋下。在观看同学推荐的一部电影时，出现了大学戏剧社在舞台上排练的画面。脑海中一个念头划过——若将来我就读的大学也有戏剧社，一定要加入！

这份念想，在大一时，真的实现了！我误打误撞进入了浙师大传说中的“阿西剧社”。大二那年，和阿西小伙伴在杭州看一个剧团巡演的夜晚，我坐在观众席，突然有些恍惚：我幻想自己站在后台化妆间的镜子前，等待上场……我猛然将这个小火苗掐灭——我并非专业戏剧背景出身，凭什么能站上专业舞台？连想象于我都只是“痴心妄想”罢了。

然而命运总在暗中牵引——大三时，我作为交换生赴台湾一所大学交流学习，因借大提琴结识了一对从英国回来的指挥家夫妇。他们亲切待我，给我提供乐器，支持我办独唱音乐会。他们告诉我，每当我说起“阿西”，谈起戏剧，我的眼神就会不一样，好像有光。“既然那么喜欢戏剧，为什么不尝试下看看？”他们的话语进入我的心里，与舞台上的光融为一体。

于是，这束光将我带到伦敦，在学习音乐剧的演出中，我成为领舞中唯一的华人，收获了意想不到的盛赞。这束光又让我转战苏格兰，在一次旁听演出项目时，意外加入BBC当代戏剧创作计划，作为唯一华人主创，我的方案被采纳，最终主导编排并完成全球实况转播。

惊喜与被认可接踵而来，我的原创作品获学院关注，系主任主动提出帮我申请艺术基金；毕业前入选挪威肢体剧团，随团作为唯一华人女性参演爱丁堡艺术节，获五星剧评；入选苏格兰艺术家俱乐部；毕业作品引发当地戏剧界热议，受邀参加春季戏剧节……

“婷婷，你要出名了！”

“你的作品风格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戏剧形式！”

“你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体验！我看见中西方艺术特色的精妙融合。”

“你一定要继续，你做的东西很值得被研究！”

我“受宠若惊”于自己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，有一种置身电影的不真实感。但这些赞美至少让我知道了，我的作品能引起别人的兴趣，是让大家想要探究的。它们坚定了我想要继续创作的意志。

许多人希望我留在英国，为我联系剧场、邀我持续创作。但我还是回国了。

C

『渔船』从不靠岸，剧场永远温暖

没想到回国不久，我就“临危受命”，在疫情期间接替美国导演排演剧目，为大家在生活中带去欢笑。随后，我执导的一部曾在爱丁堡艺术节获过“亚洲最佳喜剧奖”的音乐肢体剧《Doodle Pop(涂鸦奇旅)》，受邀参加澳门国际艺术节，其中还有为聋哑、自闭症儿童举办的公益场。演出后，当我看到媒体采访观众，聋哑孩子借肢体表达着对剧情的喜爱时，我被戏剧所带给人真实鲜活的生命体验所震撼。

一年后，我在家乡宁波创立“打渔剧场”。“打渔”二字，带着渔港的印记，也寄托着我的初衷：以戏剧为舟，打捞值得留存的故事，构建一个真诚、温暖、有力量的世界，献给观众席中无数双星星般的眼睛。

“打渔剧场”也一度濒临搁浅，但旧年与新岁之交时，好消息次第传来，我们新排的剧目将去爱丁堡及阿维尼翁演出。我们在颠簸中继续航行，期待新的一年，能满载一船星辉。

让我们期待在剧场相见的那天。

刘婷婷



在宁波，《听见·阳明》剧照。



在杭州，《Doodle Pop(涂鸦奇旅)》演出照。